

CON FAY
HORROR

9

[英] 安·卢菲尔 / 著 ◆ 李若木 / 译

魔鬼的绳子

Rope
Trick

吉林美术出版社
JILIN MEI SHU CHUBAN SHE

FUN FAN
HORROR

少年魔幻惊险系列

⑨

魔鬼的绳子

[英] 安·卢菲尔 / 著

李若木 / 译



吉林美术出版社

第一章

在当时看来，拍恐怖电影简直就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

我们组有五个人：吉玛、利伊、保罗、海伦还有我。

这是我们的媒体研究课的作业。家长会捐给学校一批摄像机，老师想让我们学会怎样用。

可是，不管我们想到多么让人兴奋的点子，总是有人在我们之前就想到了……并且马上写成了剧本，交给了帕克先生。所以，想要让别人相信是我们先想到那点子的，一点儿门都没有。

这三周来，我们绞尽了脑汁，而且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到时候我们拿不出自己的计划，到那时，帕克先生会给我们指定一个。



但，他的那些点子，是你所能想到的主意中最糟糕、最恶心、最无聊的。

“杰森那一组早已经想到了，莉子。”保罗沉着脸，无精打采地说。为了跟帕克先生谈谈我们的计划，他在教研室外面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可是好不容易轮到他了，却发现又有别人先想到了。

我以前一直以为没人会想到去拍我哥哥的那个流行乐队。但我忘了那乐队里有个乐手的弟弟恰好跟我同班。

“拍一部恐怖电影怎么样？”海伦突然说。

她有一头长长的金发，梳成一个发卷，吊在脑后，她把头发全散开，全都披在脸上，接着就开始学鬼叫，“我—要—吃—人……”学着学着就张牙舞爪地到处乱抓，像是真的要找替死鬼似的。

“哇塞，棒极了！”利伊显然是同意海伦的主意。

“太妙了，肯定没人想得到！”吉玛说。不管什么时候她都能和海伦意见一致，简直就像只应声虫。

“喔！一级棒！”保罗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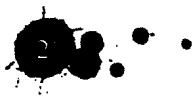
“别犯蠢了，”我反对说，“我们必须得拍点儿什么出来，而且，必须是那种很严肃很正经的，比如新闻纪录片之类的东西。”

“谁说的？”海伦把刚才装鬼时挡在脸上的头发重新梳起来，“我们只要拍出电影来就行了，没谁说过非拍新闻纪录片的事，连提都没提。”

“是呀。”吉玛说。

“他们管不了那么多，只要我们学会怎么剪片子，没有人会在乎我们拍的究竟是什么的。”保罗说。

他们围在我身边，一齐冲我说，简直像一群巫师和巫婆。



其实我得承认他们是对的。

但我总觉得拍恐怖电影这事有点儿古怪。可究竟怪在哪儿，我却说不上来。

我得再试一次，看能不能说服他们。

“可是其他人都弄得象模象样的，采访观众啦，布置道具啦，总之，我们至少也应该有个头绪，先写个大概的情节。你们知道写剧本该怎么做！”

吉玛咯咯笑了起来，“你是想让我们大家互相打小抄，就像在上次故事写作竞赛时人人都做的那样？”

“那只不过是写那种故事，我们谁都不在行。”海伦说。“我可从来都不看科幻小说。”

“不看科幻小说？你根本什么书都不看！”利伊说。其实除了汽车杂志，利伊也几乎不看书。

“所以，这事儿我们最好还是别干。”我盯着他们说。但我知道我根本就不能赢，不能说服他们。好不容易才想到了这个点子，他们一定不会那么轻易就放弃的。

保罗又回到教研室门口去排队，终于在下堂课上铃铃响前回来了。

“帕克说这主意不错。”他得意地说。

我还是对这事有不祥的预感，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似乎不祥的预感也消失了。

接下去的日子，一有空闲，我们就开始为我们的恐怖电影出谋划策。甚至希望化学实验课会因为事故而取消，这样我们就有更充足的时间做准备，大家都对理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一排僵尸，他们的喉咙都被割断了！”利伊在数学课上小声说。

每天就是这样。还有那可怕的西班牙语！星期一对我来说可真像是一部恐怖电影，可是周周都有星期一。

“你打算从哪弄来僵尸？”海伦小声问利伊。

一看就知道，那堂课剩下的时间，利伊一直都在想从哪能搞到一排僵尸。老师足足叫了他的名字五声，他才反过神儿来。

吉玛是我们五个人中西班牙语学得最好的，她从字典中找出来了她所能想到的所有血淋淋的词儿。

像“骇人听闻”、“毛骨悚然”，还有“暴死”。我想那些词儿翻译过来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但是我可看不出那些齜齜的西班牙词儿在恐怖电影中能有多大用处。除了她没有人能懂。

“蜘蛛！”

刚下了西班牙语课，海伦就在我耳边大声喊道。

“看来今天这堂课还不是很糟。”我说。而且我想蜘蛛很容易抓。

“天哪！”吉玛显然是害怕蜘蛛。

“不行，不许用蜘蛛！”保罗的口气很坚决，“如果你们用蜘蛛的话，我就退出。我宁愿去拍市场上卖货的片子。”

我们大家全都皱起了眉。几周前，我们还一致同意市场学是我们学过的最伤脑筋的科目。

“不用蜘蛛，那还能用什么？”海伦失望地说。

这天快过完了，我又开始觉得无所适从，我每到周一都是这样。

惟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尽管大家都同意排恐怖电影，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我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严重了，就像我的胃疼

一样。

我们五个住得都很近。吉玛和我住在一条街上，海伦和我们隔两条街，两个男生几乎是门对门，只不过中间隔着个小公园。

吉玛、海伦和我在路上磨磨蹭蹭地向家走。一般来说，上了一天的课，我们最不愿意谈的就是和学校有关的事儿。可海伦和吉玛就是喋喋不休。

“碎尸……”

“公园鬼……”

“变形虫……”

在我后面，我听到那两个男生甚至想出了些荒诞得不得了的点子，我差点儿就要冲着他们尖叫了。

“听着！”我大吼了一声。我不得不让他们理智点儿。

“拍这样的电影根本就行不通！剪片子前，我们只有两周的时间了。两周之内要把所有的事都做完，把电影拍完。没有好莱坞的特技效果大师，你们怎么能做出变形虫？”

“莉子，你知不知道，你可真让人扫兴。”保罗说。

“是吗？”我挑衅地说。“我们得想点儿我们确实能做的事，要不然就干脆到市场去采访得了。”

他们看出了我在想什么。

接着，吉玛一边想一边说，“一绺头发，对，一绺头发，栓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绳上。是死者的头发……”

一阵风从公园的角落吹过来，把我们脚下的落叶都卷成了漩涡的形状。

我突然打了个寒战。

海伦跟着大笑起来，“只要你别拿我的头发就行！”

吉玛转过头看着她说，“一绺长长的头发，”她的口



气听起来阴森森，“要黑颜色的，上面还连着头皮……”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利伊说，“可惜我的头发没有那么长。”他摸了摸他的黑头发自鸣得意地说。

“也别打我头发的主意。”我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句话来。

“当然不会，”吉玛咧嘴笑了起来，“但是我哥哥可能会把他的头发借给我们用，因为这是笔不错的交易。”

“本？”海伦问，“但是他的头发都长到腰那么长了！就算是为你他也不会剪的。”说完，她大笑了起来。

吉玛和她哥哥的关系就是“爱恨交织”，感情好坏全要靠他们是否同意看同一个电视节目，或用厨房的那个收音机听同一首歌，要不就是该轮到谁的班儿去洗碗。

“他上周把头发给剪了，”吉玛对我们说。“他找到了份工作要去面试，他在就业中心听人说要是他把头发给剪了，能坐教研室里工作的机会就更大些。

“现在头发就挂在他的房间里。告诉你们吧，我第一次看见那头发的时候，真是快要被吓死了。”

我几乎可以想象出刚才吉玛说的那情景，一绺长长的头发，随着绳子不停地摆来摆去。

“他为什么要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呢？”保罗问，“这可真奇怪！”

“他对他的头发有点儿恋恋不舍，哦，开始是有点儿恋恋不舍，如果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那么……”

看来吉玛已经把自己给搞糊涂了，利伊帮了她的忙，接着她的话说，“那么，问问他能不能把头发借给我们拍电影？而且我又想出了一个能震惊世界的点子来……”



“用不着震惊世界，只要能让我们震惊就行了。”保罗咯咯笑着说。

利伊没理睬他，接着说，“弄一只被撕得粉碎的泰迪熊。”他说话的样子就像个要吃人的饿鬼。

吉玛、海伦和我都尖叫了起来。

“利伊，你怎么能这么干？”

“太残忍了！”

“可怜的泰迪熊！”

“看着吧，这主意准行！”利伊说，“这比一千个无头僵尸还要有效果，人们肯定会更在乎泰迪熊的。”

“只有你不在乎，冷血！”我说。

“噢，当然，那正是男人的坚强！”他边说边笑了起来。

我尽量让自己想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加上骨头怎样？”我问。

“什么？”他们还都在想着利伊的泰迪熊呢。

“骨头。”我重复了一遍。

“谁的骨头？你的？”他们好像一点儿都没在意。

“就搁在那儿。在桌子上或着别的什么地方都行。”

“天哪，那看上去会像是餐厅里吃剩下的。”利伊说。

“哼，你要是一直这么聪明多好。”我耸耸肩。我终于可以让他们好好想想这个拍恐怖电影的主意有多蠢了，那样我们就可以不再做傻事，而去做点有理智的事。“好吧，我们拍‘屠夫的一日’怎么样？”

“等等，”海伦打断了我的话，“如果卖肉的能给我们一块骨头，比如是腿骨，你们应该知道，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长，特别特别吓人的……”

“骨头一点儿都不吓人，”保罗不耐烦地说，“除非



弄只死人的手放在那上面，可是我看你没办法从卖肉的那儿弄来骨头。”

“……还有，那骨头还要在不停地滴血。”海伦大喊了一声。

“这还不错，我们到卖肉的那儿要块合适的长骨头，还有两品脱血，快走吧！”保罗兴奋地说。

我叫了起来，把他们全都吓坏了。

“不行！”

“什么不行，是说弄不到血吗？”保罗有点失望地说，“我们必须从卖肉的那儿弄到血。”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他们为什么不能不这么做呢？

利伊看着我的脸，我想他不明白我紧张害怕的是什麼。他怎么能明白呢？我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谈的这些血淋淋的事吧。但是他又提了个建议。

“在电台广播里念封信，”他说，“恐吓信。”

“这些故事简直太精彩了！”海伦说。

“故事？”我说，“我们从来就没编过故事。我是说我们根本就编不好故事。我们根本就做不了这些事，没法做。我们得做点别的什么。”

“可我们已经跟帕克说过了，”保罗提醒我，“我们不做也得做。”

如果我有任何其他的事情能做，我都不会做这事儿。

但跟我的朋友们说这些毫无意义。一旦在他们头脑中有了什么主意，就根本不可能把这想法从他们的脑子里赶出去。

我必须自己去跟帕克说。



我并不是因为想到了血或者蜘蛛而不安，也不是因为他们凭空想出来的那些吓人的事儿。

我自己就常看恐怖小说，而且看得越多越觉得好玩，总是乐此不疲。

我还记得两年前有一次，利伊从教室外面冲进来，一头撞碎了玻璃，栽进了墙角里，班里所有的人都被吓昏了，只有一个人还清醒，能冲利伊做鬼脸，又去找来值班老师收拾残局，对了，没错，那个人就是我。

蜘蛛？

噢，是的，我实在是不喜欢蜘蛛，但也没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班里有个女孩把塔兰图拉蜘蛛当成宠物养着，有一天她把那只蜘蛛带到学校来给我们看，教室里的人全都给吓跑了，我还从没见过他们跑得这么快！

虽然我确实没碰那只蜘蛛，但我可没有连看都不敢看。在那女孩因为自己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而乐得蹦蹦跳跳得走出教室之前，我当时真的是盯着它看了好几眼呢。

恐吓信？真的有人认真听电台里的广播吗？我只听我爱听的歌儿。其他我所关心的就只有音乐中间插播的华夫饼干的广告。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感到如此害怕呢？我不知道。

我一丁点儿头绪都没有。我只是知道我一点儿都不想跟这个疯狂的恐怖电影的主意扯上关系。在帕克离开学校以前，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哦，天哪，”我叫了起来，立刻就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借口，“我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学校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是我的地理书。”



“你可以借我的。”吉玛说。

“还有点儿别的东西……”我支支吾吾地说，“别等我了，你们先走吧。对不起，我得快点儿跑回去了。”

我确实是跑回去的，而且非常快。

帕克放学后不会在学校待很久。因为我们总是能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他开车从我们身边过去。

如果走运的话，我能在他走之前赶回学校。

我往前跑的时候，书包在背上一个劲儿地晃荡，我简直比体育课达标时跑得还要快，上气不接下气，胸口被风灌得生疼。

我终于跑回了学校，而且还算及时。

帕克刚从教研室出来，他的两个胳膊底下夹满了着写得密密麻麻的作业本。

“先生……”

他叹了口气。这些天以来都是这样，他有很多作业要批。我很同情他，但我必须跟他说这事儿，因为实在是太紧急了。

“有什么事儿吗？莉子？”

“是关于我们那个拍恐怖电影的主意。我们现在已经改主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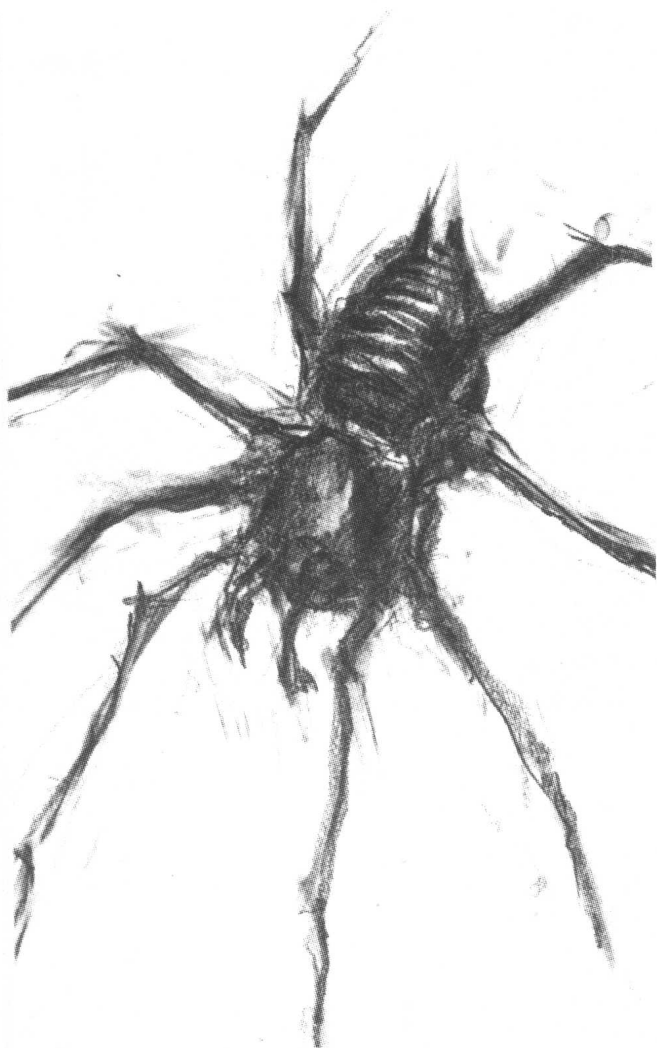
也许我应该想出一个更好的、策略点儿的开头。

“莉子，关于你们的那个主意我不想再多听了。为了你们这个计划我已经多等了好几周了。我所关心的，就是多少也要拍些什么，而恐怖电影听起来正像是你们那伙能做的事儿。”

这简直就是讽刺。看来我必须投降了、放弃了。

“但是……”

“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事儿。莉子，你们选好了要拍的内容，这是最后的选择，不能变。你现在所能做的就



是好好努力，争取把它做好。”

事情已经到了这份儿上，没有人可以说我没尽自己的努力。

我一路小跑地往回走。

学校两旁的树看上去没有丝毫生机，长得奇奇怪怪的，不让人觉得亲近，平时我们一窝蜂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这些树就这样。可是今天，它们更让人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人正躲在后面偷看。

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吉玛还在等我。

“你用不着等我，”我说，“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其实你根本就没落下什么东西，对不对？”她问。

“哦，是的，”我如实说，“我只是在想……噢，吉玛……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能想出别的什么主意，我就可以告诉帕克我们不拍恐怖电影了。”

“但是现在太晚了，他说我们必须拍恐怖电影。”

我看着吉玛，她也看着我。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这绝对不是她看到蜘蛛时的那种恐惧。这种恐惧让人无法解释，也无法理解，但我能明白。因为有些事实在太离奇，太反常了。

看来似乎我们正在做一些极其危险的事儿。

第二章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能打退堂鼓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干。于是我绘声绘色地把我们的计划讲给妈妈听。

“我希望你们没打算在家里拍这东西吧？”妈妈赶紧问。

我把厨房整个儿看了一圈，我知道妈妈是什么意思。

这确实不是一个拍恐怖电影合适的地方。

我的妈妈相当以家为荣。是的，大家都知道这种人什么样。

大多数我朋友的父母都出外工作并且一起做家务。如果家里只有一点乱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在意。

但是尽管我妈妈也在外面工作而且也让我们做些家务，可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我和爸爸打扫房间或做顿饭，她都忍不住要来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然后会把我们洗过的碗筷再洗一遍，或把打扫过的房间再打扫一遍。就算是我哥哥在家的时候帮她做家务，也是这样。

如果不小心把一丁点儿面包渣掉在了滴水板上，妈妈就会不停地擦上半天。她绝对不会让家里被弄得一塌糊涂的，而且家里太干净了，也的确不合适。

我们还是照样做自己该做的那份家务，但就算是做不好，想到还有妈妈，就觉得万事大吉了。

不过看来妈妈不让我们在家里拍恐怖电影的理由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戴维叔叔今晚到家里来，我可不能让一群孩子在我身边儿团团转，给我捣乱。”妈妈解释说。

叔叔戴维是爸爸的弟弟，他简直酷极了。

“噢，太棒了！”我说，“但是他不会在意一群孩子的。”

“也许他不会，可我会。”妈妈边翻食谱边说。

“今晚为什么不让我和爸爸来做晚饭，露一手儿呢？”我建议说，“你可以一整晚都和戴维叔叔聊天。”

“也许过两天再说吧。”妈妈心不在焉地回答我的话，她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菜谱，想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款待戴维叔叔。

但是我不得不想得头都大了。我们到哪儿去拍电影呢？我那几个朋友的爸爸妈妈都很和蔼可亲，但是我看他们绝对不会对滴血的骨头和蜘蛛感兴趣的，所以根本不会让我们用他们家的厨房。

而且，厨房里设备齐全，加上那些干干净净的不锈

钢餐具，怎么也弄不出恐怖电影合适的气氛呀。我们要的是蜘蛛网和掉了墙皮的墙。

我给自己倒了杯喝的，又拿了一大块奶酪三文治。每到周一我都饿极了。我所有不喜欢的课全在这一天上，搞得我头昏脑胀，紧张得要命，而且竟然是在一周的第一天。它甚至连周末都给弄砸了，让人没兴致。我总觉得学校应该把课程安排得更合理一些。

“顺便问一句，”我嘴里嚼着三文治，呜噜着说，“他来干什么？”

“难道他来还非要有个理由不成吗？”妈妈说，“实际上，他来是因为他在这儿附近买了幢房子。”

“太好了！”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叔叔来是要量新房子窗子的尺寸，好去买窗帘之类的东西，是吗？”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所有人买了房子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买窗帘。

“不完全是这样，”妈妈说，“他是来量那些墙的。”

“怎么回事儿？”

“我想那房子破得差不多快塌了。但是，你叔叔说地点不错，离城里还算近，这样他上班就不算麻烦，而且，离乡下也挺近。他要是能把那房子好好装修一下，真是个不错的地方，物有所值。”

“但愿修那房子不会花上他一大笔钱。”我说。

突然，这一下子提醒了我。

“一幢破得差不多快塌的房子，妈妈，你是不是这么说那房子？”我试探着问。

“噢，也不至于那么糟糕，”妈妈说。她翻遍了食谱，终于选中了一道让她满意的菜，“啊，他一定非常喜欢吃！”